

# 夏日泮池

□南京 陆铮镭

每次到南京夫子庙,我总爱驻足泮池岸边,凭栏俯看着脚下流淌了千年的秦淮河水,思绪也倒随着时光回到了五十年前的盛夏。

正在小暑期间的我,住在离泮池几分钟路程的一条小巷里,那时的泮池不似现在白天画舫如织,夜晚华灯璀璨,没有5A级景区的繁华,只有在它南岸静卧着的据说是世界最长的已斑驳的照壁,以及北岸边明朝万历年间建造的青石栏杆上留下的岁月包浆,暗喻了它曾经也有过的辉煌。十里秦淮流淌到此的河面突然宽阔一段而天然形成的泮池,浓缩了千年古都六朝金粉的历史和传奇,但那时对夫子庙原住民来说,少有桨声灯影的诗情画意,更感觉是家门口附近朝夕相伴的一方水域。

暑期清晨,天亮得早,我在睡梦中被奶奶叫起,随她去夫子庙菜场乘凉赶早买菜。回程路过泮池坐在北岸青石栏杆上小憩,在水面飘来的微风中,奶奶与碰到的街坊拉呱(闲聊),岸边三两洗衣妇人的说笑声伴着棒槌击衣声传到岸上;一条挖泥船走走停停在作业,清澈的水面不时泛起带着些许混浊的涟漪,听说挖出的河泥要送到郊区生产队作农家肥料;西边的文德桥上买菜买早点上班的已汇成车水马龙的人流;

## 八月的等待

□云南泸水 和智楮

进入八月,雨水渐渐多起来。清晨出门,时常会有细细的雨点滴落,不再丝丝缕缕都裹着热气。

傍晚,我独自撑着伞,沿着小城江岸的走廊散步,在一片袅袅绕绕的湿气水汽中,目之所及周围尽是一番沉静辽阔的景色,远远近近的山峦不再有盛夏时的张扬和绚烂,一种沉淀之后的美丽在成熟蓊郁的林木间,怡然展开。

晚上返回家中,我随手翻看日历,讶然发现已是立秋,不知不觉,夏末将尽。

有种别样的情愫在我的心底淡淡绵延开来,似乎是对未来怀有的一种期盼,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无声的等待。万物经历春天

## 伏天里的木椅子

□湖北宜昌 鲁珉

“夏时三伏漆木椅,冬时三九穿棉衣。”父亲总是在三伏天时,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句话。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根本听不懂父亲说的什么。只记得夏天的烈日下,父亲用桐油漆一把把木椅子的情形。

山区的农家,总会有一排排浅黄色的木椅子。椅子一般是用松木做成的,也有花梨木或其他质地坚硬的杂木来做的。木椅子的脚和靠背,是用粗细适宜的小松树直接做的,不用削砍。松木虽然质地较疏松,但轻便。经过油漆后,会发出淡淡的黄光,看着舒适。

盛夏来了,三伏天时,家家户户都会把木椅子搬出来,漆一遍。父亲也不例外。这种古老的油漆木椅子的方法,父亲说是相传了

青石栏杆前一排不算高大的梧桐树上挂着一溜高低不一大小不同的鸟笼,溜鸟大爷大叔悠闲地坐在栏杆上有一搭没一搭谈着养鸟经,分不清是树上鸟还是笼中鸟清脆的叽喳声时断时续……抬头看到朝阳已跃上广场西端的六角亭亭顶,奶奶拎起菜篮子吩咐我到对面街口的新奇芳排队买几块酥烧饼带回家当早饭,她顺路去买油条,这时来得早的几位溜鸟大爷已提着鸟笼晃进了新奇芳大门,大约是喝早酒去了。

时过中午已骄阳似火,上午写完当天暑假作业吃过午饭的我,趁着家人午睡之机,直奔泮池北岸东边一棵杨柳树下与几个男生相约学叉鱼。叉杆由临河而居有着叉鱼爱好的刘同学提供,长竹竿一端嵌着四根磨成尖刺铁棍组成的叉头,刘同学自然成了教我们叉鱼的师傅。他举着鱼叉静观水面,我似乎看到水面有疑似动静之际,他又叉杆飞抛出手,瞬间水花中翻起鱼肚白,“叉中了!”

叉头上已有一条半大不小的鲫鱼在挣扎,我们不太耐烦地听着刘同学要“稳准快狠”“出叉要注意提前量”的叉鱼要领讲解,争先恐后每人试了几叉,无奈眼高手低均无战果,顿时有些泄气。徐同学用力过猛随杆一起跌入水中,会水性的他索性游了一圈才上岸,这时不远处的文德桥上几

个穿着鲜红泳裤的小伙,正站在桥的木栏上以不同花式姿态鱼贯跃入水中,碧色的泮池顿时激起阵阵浪花,大家已被文德桥下的泳者吸引,对身旁刘同学又取得的战果竟视而不见了。

在家吃晚饭吃出了一身汗,刚放下碗,邻家绰号“小猴子”的玩伴来喊我一块出去乘凉转转,在奶奶“又去充军,早点回来洗澡”的叮嘱声中,我俩出巷子口上了贡院西街,边走边逛习惯性走向泮池方向。此时天色渐暗,街北口的文具店亮着灯光还没打烊,我和“小猴子”在常“光顾”的临街柜台陈列的二十几本小人书里,选中了一本定价一角八分的《一支驳壳枪》,俩人凑零钱买了,穿过广场在靠近一盏路灯的泮池青石栏上坐下,“小猴子”迫不及待地埋头翻阅起来。

这时夜幕已落,蝉鸣声也低了不少,水面凉风阵阵吸引着到此散步的人流,青石栏杆上陆续坐满了乘凉的市民。升起的月亮倒映在泮池里随波轻荡,伴着文德桥和大照壁及岸边依依杨柳的倒影勾勒出一幅天然的风景水墨动画。我想起,待到了农历十一月十五子时,语文老师课堂上描述的“秦淮分月”(文德桥的倒影将水中月分为两半)的奇特美景就会在泮池上演了,到时我一定约“小猴子”和同学一块来看。

几年前的一个八月,我曾经一度离家在一处高原山间小舍长住。初秋的山上同样伴有淅沥的绵长细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我总会想起我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小书房,初秋八月的深夜,常会有如水的月光在书房轻轻荡漾,如梦似幻。于是诉不尽的思念,便在八月的等待中,一点点四下蔓延,成为我脑海里最美的记忆。

当盛夏的节奏被浓绿泛黄的草木放缓了脚步,当我目送着繁盛斑斓的夏花已然渐渐远去,那些属于八月的等待,会将我的心情与感悟,编织成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去迎接那个让人欣喜而豁达的秋天。

愿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八月,可以用来安静地等待。

七十度。若不是粗糙的手,一定受不了那样的高温。

要不了多久,父亲的脸上就汗水直流,滴在炽热的地上。父亲说,天不热,漆就不会深入到椅子的木质里。所以,漆椅子总是选在天特别热的三伏天。经过好几天无数次的反复漆抹,原先暗淡的木椅子,就变得闪闪发亮,泛着浅色的黄光。

若是乡邻来了,父亲或是母亲总会笑着说:“快,快,坐,坐。”说完,便递上一杯自制的粗茶。来人也并不会客气,端端地坐在重新漆过的浅黄色椅子上,慢慢地喝着。“今年你家的椅子漆得真好。”来人边喝茶边说。

这时,父亲就笑着也坐下来,手里摇着蒲扇,喝一口茶,看着那一排澄亮的椅子,那神情,很惬意。

## 山里人书屋

□福建安溪 李志宏

一条古旧深长的巷子,两旁林立或黄土夯成的老屋,穿过巷子,再爬上一小截斜坡,就到了黄志专老师的大厝,大厝卧在凤山山麓。

我们是奔着黄老师的书屋而去的。一面书柜,一张长方茶桌,四面白墙悬挂几幅书法。装饰简单,不算宽敞。书屋的门窗颇具特色。门框是七十年代的青条石,有石耳和门路臼,装了一扇陈旧的木式转门,木制的门臼,木门“唧唧呀呀”,闭了又合,合了又闭,如同小村的民谣。窗户是砖头砌的栏杆,安装个木窗屉,可左右移动,打开时,倘有阳光洒进来,很有意境。

书柜里的书籍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什么教材教参,地方史志,中外名著,剪报笔记,连环画……自觉地排着整齐的队伍翘首祈盼,任由我们翻阅。黄老师说,每逢暑假,他常蜗居屋内,一针一线装订《生活创造》《泉州文学》《安溪教育》等。有些书书页泛黄,边角卷起,足够让我们津津有味地阅读,然后向旁人炫耀。比如,有六七十年代的小学课本,1978年出版的《铁道游击队》,1983年的中篇小说选刊,1987年的《全国微型小说精选评讲集续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本土刊物《山茶花》……

这些书,凝聚了黄老师诸多心血,书写了他一生的教育情怀和与书为伴的美好情缘。黄老师固守家乡一方沃土,教书之余,每天所做

## 刷刷自己的朋友圈

□福建漳州 胡美云

假日清闲,我拿起手机一条条地刷起了自己的朋友圈,看看这些年一路走来熟悉的自己。

我的微信是2012年年底开通的,开通时立即发了第一条朋友圈,是一张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照,2013年只发过两条朋友圈两张照片,可以看得出我对新生事物小心翼翼的尝试,以及骨子里的保守又慢热的性格。

朋友圈渐渐热闹起来,是从2014年开始的,其实也算不上热闹,一个月内三四条动态,大多是晒些照片,而且以学生的居多。作为凭着一腔热情满心喜爱加入教师行列的教学新人,那孩子把学生当自己娃的自豪之劲自是不必言说。一张笑脸,一个可爱的动作,一次班级活动,一场学校比赛,一次列队……这些几乎成了朋友圈的常规模式,一直到现在。

偶尔出现的还有自家孩子的成长分享,或者周末下厨后的小小作品展——后来随着刷别人朋友圈时,看到的精致美食越来越多,便只剩下欣赏学习的份了。

再后来,随着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公众号开始遍地开花。朋友圈出现了各种美文,还有诗词名作或育儿等。偶尔点开看看,有喜欢的文章或认同的观点,也开始往自己的朋友圈转发,且转发时会很认真地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读得多了,作为一名妥妥的文

笔字。从教42年,黄老师劳碌着,翻阅着,并快乐着,在起伏的文字中找到生活的本真,这是令人赞叹和钦佩的。42年的时光,生活和读书水乳交融,灯光漂白了四壁。当阅读成为了一种习惯,犹如掘得一口甜井,清泉汨汨而出。枕下书文富,抒怀梦也香,难怪乎,黄老师已有三本散文集问世,编辑的村史、族谱,写过的通讯、论文,更是堆案盈几。

相聚于此,我们能互相问询探讨,畅所欲言,有时困顿中问上几句,黄老师一句话就将一团乱麻捋顺了,以至于我们的思路顺畅了,融会贯通,笔下的文字自然欢跃起来。古人云“忽然古明月,照见天怀朗”,想必说的就是如此情状。

大厝足够的敞亮,冬暖夏凉,无需空调。读书累了,院里溜达一趟,拍拍打打背部,扭动扭动身体。天井里一部分布满了青苔,不知名的蔓延,平添了几分“姿色”。驻足前埕,或者移步二楼楼板上,可眺望前方的高楼大厦万盏灯火,也可环视周围星星点点的农舍,可享受阳光大方的温情,也可在炊烟中倾听风儿的歌。厝边有泡桐、竹子、龙眼树之类,我是亲见了松鼠在松柏间探头探脑的。往厝后的山里去,漫步绿道,消磨半日时光,回来后动手炒几个小菜,或卤面,或大锅柴火咸饭,在“哧溜”声中寻得一份热乎和人间烟火。

青山在怀,草木在侧,书香于胸,黄老师欣然名曰“山里人书屋”。

艺中青,到了2016年时,我开始试着写文章,写好了也给一些文学类公众号投稿,得到编辑的肯定后,一发不可收,养成了用文字记录生活与心情的习惯。那段时间的朋友圈,除了晒娃,晒学生,晒日常,开始转自己的文字,并且鼓着勇气为自己写几句吆喝赚人气的活:走过路过的家人朋友点个赞吧。

转得多了,就发现欠了许多人情。于是公众号便投得少了,开始试着投稿纸媒。

2018年的朋友圈,终于出现了第一篇刊登于期刊的文字。时隔了十几年,文字再次变成了铅字,那份兴奋与激动之情,此时想起,依然清晰。延续到现在的朋友圈,我一直保持着更新,不紧不疏。大多是一些文字见报后的图片,或者文章发于文学平台的链接,转发朋友圈作分享与留存。偶尔也发些女儿的照片记录成长,发些学生的照片和自己的教学心情,晒一下作为一名老师的幸福。

刷刷自己的朋友圈,有些当时的小感慨现在看来只觉矫情到可爱,有些随手而发的照片粗糙得像当时稚嫩的日子,却都那么随意而真实,顿觉珍贵。

而一样珍贵着的还有那些动态下面,许多朋友留下的互动留言,平常真实得就像某个时刻,我们偶然相逢时的一句热烈的招呼,一声轻轻的问候,却依然那么温暖。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54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